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包公案－龍圖公案 第五則 鎖匙

話說潮州府鄒士龍、劉伯廉、王之臣三人相善，情同管鮑，義重分金。後臣、龍二人同登鄉薦，共船往東會試。鄒士龍到船，心中悒悒。王之臣慰解道：「大丈夫所志在功名，離別何足歎？」士龍道：「我非為此。賤內懷有七月之娠，屈指正月臨盆，故不放心。」之臣道：「賤內亦然。想天相吉人，諒獲平安，不必掛慮。」士龍道：「你我二人自幼同學從師，稍長同進巖宮，前日同登龍虎，今又彼此內眷有孕，事豈偶然。兄若不棄，他日若生者皆男，呼為兄弟。生者皆女呼為姊妹。倘若一男一女，結為夫妻。兄意如何？」之臣道：「斯言先得我心。」命僕取酒，盡歡而飲。後益相親愛。至京會試，士龍獲聯登，之臣落孫山。臣遂先辭回家，龍乃送到郊外囑道：「今家書一封勞兄帶回，家中事務乞兄代為兼攝一二。」之臣道：「家中事自當效力，不必掛念，惟努力殿試，決與前二名爭勝。」遂掩淚而別。之臣抵家見妻魏氏產一男，名朝棟。臣問是何日，魏氏道：「正月十五日辰時。鄒大人家同日酉時得一女，名瓊玉。」臣心喜悅，遂送家書到龍家。士龍妻李氏已先得聯登捷報，又得平安家信，信中備述舟中指腹的事。李氏命婢設酒款待，臣醉乃歸，自後龍家之外事遂悉為主持，毫無私意。數月後，士龍受知縣而回，擇日請伯廉為二家交聘。臣以金鑲如意玉禮為聘，龍以碧玉鸞釵對答之。及龍赴任，往來書啟通問，每月無間。臣雖數科不中，亦受教職，歷任松江府同知。病重，寫一書信於龍，中間別無所云，惟諄諄囑以扶持幼子。既而，卒於任所。龍偶歷南京巡道，得書信大慟，親往弔奠。臣為官清廉，囊無餘剩，龍乃贈銀萬兩，代為申明上司，給沿途夫馬船隻，奔柩歸葬。喪事既畢，欲接朝棟來任攻書，朝棟辭道：「父喪未終，母寡家貧，為子者安敢遠行？」龍聞言頗嘉其孝，常給資以贍之，令之勤讀，而家資日見頹敗。十四歲補邑庠生，龍聞知甚喜，亦特遣賀。

自後，朝棟惟知讀書，坐食山崩，遂至貧窮。而龍歷任參政，以無子致仕回家。朝棟亦與伯廉往賀，衣衫襤褸。偶遇府縣官俱來拜，龍自覺羞恥，心甚不悅。朝棟已十六歲，乃托劉伯廉去說，擇日完娶。參政遂道：「彼父在日雖過小聘，未嘗納彩。彼乃宦家子弟，我女千金小姐，兩家亦非小可人家，既要完娶，必行六禮。」朝棟聞言乃道：「彼亦知我家貧無措，何故如此作難？我當奮發，倘然僥倖，再作理會。」竟不復言。

一日，參政謂夫人道：「女兒長成，分當該嫁。」夫人道：「前者王公子來議完親，雖家貧，我只得此女，何不令其入贅我家，豈不兩便，何必要他納彩？」參政道：「吾見朝棟將來恐是個窮儒，我居此位，安用窮儒做門婿？諒他無銀納彩，故爾留難。且彼大言不慚，再過一年，我叫劉兄去說，再不納彩，給他白銀百兩叫他另娶，我將女另選名門宦宅，庶不致耽誤我女。」夫人道：「彼現在雖貧，喜好讀書，將來必不落後。彼父雖亡，前言猶在，豈可因此改盟？」參政道：「非你所知，我自有辦法。」不意瓊玉在屏後聽知。次日，與丹桂在後花園中觀花，見朝棟過於牆外，婢指道：「這就是王公子。」各自相盼而去。瓊玉見朝棟手姿俊雅，但衣衫襤褸，心中暗喜。至第二日，及又與丹桂往花園。朝棟因見女子星眸月貌，光彩動人，與婢觀花，想其必是瓊玉，次日又往園外經過。瓊玉令丹桂呼道：「王公子！」朝棟恐被人見，不敢近前。婢又連呼，生見呼切，意必有說，竟近牆邊。瓊玉乃令婢開了小門，將父言相告。朝棟道：「此親原是先君所定，我今雖貧，銀決不受，親決不退，令尊欲將你改嫁，亦憑令尊。」瓊玉道：「家君雖有此意，我決不從。你可用心讀書，終久團圓。你晚上可在此來，我有事問你。此時恐有人來，今日別去。」

朝棟回去，候至人靜更餘，逕去門邊，見丹桂立候，乃道：「小姐請公子進去說話。」朝棟道：「恐你老爺知道，兩下不雅。」丹桂道：「老爺、夫人已睡，進去無妨。」朝棟猶豫，丹桂促之乃入。但見備有酒肴，留公子對坐同飲。朝棟欲不能制，竟欲苟合。玉堅不許，乃道：「今日之會，蓋憫君之貧耳，豈因私欲致此。倘今苟從，合巹之際將何為質？」朝棟道：「此事固不敢強，但令尊想把你改嫁，另擇門庭，你怎麼辦？」玉道：「我父縱欲別選東牀，我豈肯從。古云：一絲已定，豈容再易。」朝棟道：「你能如此，終恐令尊勢不得已。」玉道：「我父若勢壓，惟死而已。」遂牽生手，對天盟誓。既而又飲。時至三更，女年尚幼，飲酒未節，遂乃醉倦，忘辭生回，和衣而睡。生欲出，丹桂道：「小姐未辭，想有事說，少坐片刻，候小姐醒來。」生往觀之，真若睡未足之海棠，生興不能制，抱而同睡。玉略醒，乃道：「我一時醉倦，有失瞻顧。」生求合，玉意綢繆，亦不能拒，遂與同寢。雞啼，二人同起。玉以絲綢三匹，金手鐲一對，銀釵數雙授生，臨別，又令次夜復入。生自後夜來曉出，兩月有餘。

一晚，朝棟偶因母病未去，丹桂候門良久，不見生來，忽聞有腳步響，連道：「公子來矣。」不意祝聖八慣做鼠竊，撞見衝入。丹桂見是賊來，慌忙走入。聖八遂乃趕進，丹桂欲喊，聖八拔刀殺死。陡然入來，瓊玉於燈下見是賊至，開門走至堂上暗處躲之。聖八入房，盡擄其物而去。玉至天微明，乃叫母道：「居中被賊劫。」參政道：「如何不叫？」玉道：「我見殺了丹桂，只得開門走，躲藏於暗處，故不敢喊。」參政往看，見丹桂被殺於後門。問玉道：「丹桂緣何殺於此？」女無言可答。參政心甚疑之。玉乃因此驚病不能起牀。

參政欲去告官，又無賊證，乃令家人梅旺到處探訪。朝棟因母病無銀討藥，將金手鐲一個請銀匠饒貴換銀，貴乃應諾，尚未收入。梅旺偶由鋪門前經過，望見銀匠桌上有金手鐲一個，走進問道：「此是誰家的物件？」銀匠道：「適才王相公拿來待我換銀的。」梅旺道：「既要換銀，我拿去見老爺兌銀與他就是。」銀匠道：「他說不要說出誰的，你也不必說，勿令他怪我。」遂付與梅旺拿去。梅旺回家報告參政道：「此物像是我家的，可請夫人、小姐來認。」夫人出見乃認道：「此是小姐的，從何處得來？」梅旺道：「在饒銀匠鋪中得來的，他說是那王朝棟相公把來與他換銀的。」參政道：「原來此子因貧改節，遂至於此。」即去寫狀，令梅旺具告巡行衙門。告為殺婢劫財事：狠惡王朝棟，係故同知王之臣孽子，不守本分，傾敗家業。充腸嗟無飯，餓眩目花。蔽體怨無衣，寒生肌粟。因父相知，往來慣熟。突於本月某日二更時分，潛入身家，抱婢丹桂逼奸不從殺死，劫去家財一洗。次日，緝獲原贓金鐲一隻，銀匠饒貴現證。劫財殺命，藐無法紀。伏乞追贓償命，除害安良。上告。

時巡行包公一清如水，明若秋蟾，即差兵趙勝、孫勇，即刻往拿朝棟。棟乃次早亦具狀訴冤。訴為爛奸止奸事：東家失帛，不得謬同西家爭衣；越人沽酒，何故妄與秦人索價？身父業紹箕裘，教傳詩禮。叨登鄉薦，歷任松江府佐。官居清節，僅遺四海空囊。鯁生樗櫟，名列巖宮。岳父鄒士龍曾為指腹之好，長女鄒瓊玉允諧伉儷之緣。如意聘儀，鸞釵為答。孰意家計漸微，難行六禮。瓊玉仗義疏財，私遺鐲釵銀匹；岳父愛富嗔貧，屢求退休另嫁。久設阱機，無由投發。偶因賊劫，飄禍計坑，欲絕舊緣思構新緣，賊殺婢命坑害婿命。吁天查奸緝盜，斷女畢姻，脫陷安良，哀哀上訴。包公問道：「既非你殺丹桂，此金鐲何處得來？」朝棟道：「金鐲是他家小姐與生員的。」

包公道：「事未必然。」朝棟道：「可拘他家小姐對證。」包公沉吟半晌，問道：「你與瓊玉有通乎？」朝棟道：「不敢。」似欲有言而愧視眾人。包公微會其意，即退二堂，帶之同入，屏絕左右，問道：「既非有通，安肯與你多物？」朝棟道：「今日非此大冤，生員決不敢言以喪其德。今遭此事，不得不以直告。」遂將其事詳述一遍。包公道：「只恐此事不確。倘是果真，明日互對之時，你將此事一一詳說，看他父親如何處置，我必拘他女來對證。果實，必斷完娶；如虛，必向你償命。」

朝棟再三叩頭道：「望大人周全。」

包公次日拘審，士龍親出互對，謂包公道：「此子不良，望大人看朝廷分上，執法斷填。」包公道：「理在則執法，法在何論情。朝棟亦宦家子弟，庠序後英，何分厚薄？」乃呼朝棟道：「父為清官，子為賊寇，你心忍玷家譜？」朝棟道：「生員素遵詩禮，居仁由義，安肯為此！」包公道：「你既不為，賊從何出？」朝棟道：「他女付我，豈劫得之。」鄒士龍道：「明明是他理虧，無言可對，又推在我女身上。」包公道：「伊女深閨何能得至？」朝棟道：「事出有因。」包公道：「有何因由？可細講來。」朝棟道：「春三月，因事過彼家花園，小姐偶同婢女丹桂觀花，相視良久而退。生員次日又過其地，小姐已先在矣。小姐乃丹桂

叫生員至花園，備言其父與母商議欲悔婚，要叫伯廉來說，與銀一百兩退親，只夫人不肯。小姐見生員衣衫襤褸，約生員夜來說話。生員依期而去，丹桂候門，延入命酒，遂付金鐲一對、銀釵數雙、絲綢三匹。偶因手迫，無銀為老母買藥，故持金鐲一個托饒銀匠代換銀應用，被伊家人梅旺哄去。其殺死丹桂一事，實不知情。望大人體好生之德，念先君只得生員一人，母親在疾，乞台曲全姻事，緝訪真賊，以正典刑，銜結有日。」包公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老先生亦箝管束不嚴，安怪此生？」參政道：「此皆浮談。小女舉止不亂，安得有此？」包公道：「既無此，必要令愛出證，湮調自分。」

朝棟道：「小姐若肯面對，如虛甘死。」士龍心中甚是疑惑：若說此事是虛，我對夫人說的話此生何以得知？倘或果真，一則不好說話，二則自覺無顏，心中猶豫不決。包公遂面激之道：「老大人身係朝綱，何為不加細察？」士龍被激乃道：「知子者莫若父，寒家有此，學生豈不知一二？」包公道：「只恐有此事便不甚雅。既無此事，令愛出來一證何妨？」士龍一時不能回答，乃令梅旺討轎接小姐來。梅旺即刻回家，對夫人將前事說了，夫人入室與女兒備說前事。小姐自思：此生非我出證，冤不能自。旺又催道：「包老爺專等小姐聽審。」小姐無奈只得登轎而去。二門下轎，人見包公。包公道：「此生說金鐲是你與他的；令尊說是此生劫得之賊，湮涓在你，公道說來。」

小姐害羞不答。朝棟道：「既蒙相與，直說何妨，你安忍令致我於死地？」小姐年難，終不敢答。包公連敲棋子厲聲罵道：「這生可惡！口談孔孟，行同盜跖，為何將此許多虛話欺官罔上？重打四十，問你一個死罪！」朝棟嬰兒之態復萌，乃伏於地下，大哭而言道：「小姐，你有當初，何必有今日？當夜之盟今何在哉？我今受刑是你誤我，我死固不足惜，家有老母，誰將事乎？」小姐亦低首含淚，乃道：「金鐲是我與此生的，殺丹桂者不是此生。其賊入房，燈影之下，我略見其人半老，有須的模樣。」包公道：「此言公道，饒你打罷。」生乃洋洋起來，跪在小姐旁邊。小姐見生頭髮皆散了，乃跪近為之挽發。

參政見了心中怒起，乃道：「這妮子嚇得眼花，見不仔細，一發胡言。」小姐已明白說過。因見父發怒越不敢言。包公道：「令愛既嚇得眼花，見不仔細，想老先生見得仔細，莫若你自問此生一個死罪，何待學生千言萬語？況丹桂為此生作待月的紅娘，彼又安忍心殺之？」參政道：「小女尚年幼，終不然有西廂故事麼？」包公道：「先前真情，已見於挽發時矣，何必苦苦爭辯。」參政道：「知罪知罪，憑老大人公斷。」包公道：「若依我處，你當時與彼父既有同窗之雅，又有指腹之盟，兼有男心女欲，何不令速完娶？」參政道：「據彼之言，丹桂之死雖非彼殺，實彼累之也。必要他查出此賊，方能脫得彼罪。」

包公道：「賊易審出，俟七日後定然獲之，然後擇吉舉姻。」

參政忿忿而出。包公令生和女各回。

是夜，朝棟回家，燃香告於父道：「男不幸誤遇此禍，受此不美之名，奈無查出賊處，終不了事。我父有靈，詳示報應。」

祝畢就寢，夢見父坐於上，朝棟上前揖之，乃擲祝簽一雙於地，得聖簽若八字形，朝棟趨而拾之，父乃出去。朝棟遂覺。

卻說包公退堂，心中思忖，將何策查出此賊。是夜，夢見一人，峨冠博帶，近前揖謝道：「小兒不肖，多叨培植。」擲竹籤而去。包公視之，乃是聖簽若八字形。覺而思道：賊非姓祝即名聖或名簽。次早升堂，差人喚王相公到此有事商議。朝棟聞喚，即穿衣來見包公。包公將夜來夢見擲竹籤事說知。朝棟道：「此乃先父感大人之德，特至叩謝。門生是夜亦曾焚香祝父，乞報賊名，即夢見先父如此如此，夢相符合，想賊名必寓簽中。」包公道：「我三更細想，此賊莫非姓祝，即名聖，或名簽。若八字形，或排行第八。賢契思之，有此名否？」適有一門子在旁聞得，稟道：「前任劉爺已捕得一名鼠竊祝聖八，後以初犯刺臂釋放。」包公道：「即此人無疑矣。」即升堂，硃筆標票，差二人快去拿來。公差至聖八門口，見聖八正出門來，二人近前，一手扭住，鐵鎖扣送。包公道：「你這畜生，黑夜殺人劫財，好大的膽！」聖八道：「小人素守法度，並無此事。」

包公道：「你素守法，如何前任劉爺捕獲刺臂？」聖八道：「劉爺誤捉，審明釋放。」包公道：「以你初犯刺臂釋放，今又不改，殺婢劫財。重打四十，從實招來！」聖八推托不招，令將夾起，並不肯認。包公見他腰間有鎖匙兩個，令左右取來，差二人逕往他家，囑咐道：「依計而行，如有泄漏，每人重責四十，革役不用。」二人領了鎖匙到其家，對他妻子道：「你丈夫今日到官，承認劫了鄒家財物，拿此鎖匙來叫你開箱，照單取出原贓。」其妻子以為實，遂開箱依單取還。二人挑至府堂，聖八愕然無詞爭辯，乃招道：「小人是夜過他宅花園小門，偶聽丹桂說道：『公子來矣。』小人衝入，彼欲喊叫故爾殺之，擄財是真。」包公即差人請參政到堂，認明色衣四十件，色裙三十件，金首飾一副，銀妝盒一個，牙梳，銅鏡，一一領收明白。包公判道：「審得祝聖八，素行竊詐，猖獗害民。犯刺不俊，恣行偷盜，殺侍婢劫擄財物以利己；誤朝棟幾陷縲紲以離婚，原贓俱在，大辟攸宜。鄒士龍枉列冠裳，不顧仁義，負心死友，欲悔前盟。箝束不嚴，以致怨女曠夫私相授受；防閒有弛，俾令戴月披星密自往來，侍女因而喪命，女婿幾陷極刑。本宜按法，念爾官體年老，姑從減等。王朝棟非罪而受從陞，合應免擬；鄒瓊玉永好而締前盟，仍斷成婚，使效唱隨而偕老，俾令山海可同心。」

王朝棟擇日成婚，夫婦和諧，事親至孝。次年科舉，早膺鶚薦，赴京會試，黃榜聯登，官授翰林之位。